

《诗经·关雎》比喻结构研究

黄卫星

(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, 上海 200234)

摘要: 《诗经·关雎》是一个比喻系统。本文作了如下论证:(一)《关雎》是一个关系比喻;(二)《关雎》是一个复合关系比喻,具体而言,是一个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;(三)《关雎》是一个双层关系比喻,既有“表层明喻”,又有“深层隐喻”。

关键词: 《诗经·关雎》;比喻结构;关系比喻;复合比喻;双层比喻

(一)

与“可读文本”的单一阐释不同,“可写文本”具有多元阐释的可能性,《诗经·关雎》正是一个五彩缤纷的阐释空间。

就说“谁采荇菜”吧,有“淑女采荇说”,采荇者或说青年女子,或说后妃本人;有“君子采荇说”,采荇者或说青年男子,或说诗人本身。我们与其进一步追问“究竟谁采荇菜”,不如再构筑一道品味《关雎》的风景线——雎鸠“采”荇菜!

《说文·艸部》云:“荇,萑馥也。从艸,杏声。荇,萑或从行,同”,因此,“荇菜”即“萑菜”。查《本草纲目·草部第十九卷·萑菜》,“萑菜”也称“鬼葵”,为什么呢?李时珍解释道:“鬼喜食之”。于是,我们的脑海便跳出一幅“鬼食荇菜图”。

但是,进一步查《毛传》和《说文》,都说“茆,鬼葵也”;段注《说文》补充说:“鬼葵名茆,……今之莼菜也。”(“莼”,也写作“蓴。”)于是,我们的脑海又浮现另一幅“鬼食莼菜图”。

“荇菜”属“龙胆科”;“莼菜”属“睡莲科”,两

者是不同的植物。能否融合“鬼食莼菜图”与“鬼食荇菜图”呢?仔细辨析古籍资料,我们发现:“荇菜”和“莼菜”这两种多年水生草本植物有着一系列的相似之处。

(1)形态相似。两者都是:叶圆飘浮于水面,根在水底,茎之长短随水深浅。由此可见,日本冈元风纂辑《毛诗品物图考》中的“荇菜图”画得不准确:荇菜、莼菜并非像荷叶,出于水面而高低“参差”;恰如睡莲,因水波“左右流之”而起伏“参差”。^[1]

(2)性味相似。《本草纲目》称:荇菜“其性滑如葵”;莼菜“其性逐水而滑”。又据《本草纲目》,荇菜“甘、冷、无毒”;莼菜“甘、寒、无毒”。

(3)食用相似。“鲈鱼莼羹”早已名扬天下,《齐民要术》有其烹法;《世说新语》有其故事。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云:荇菜“其茎以苦酒(醋)浸之,脆美可案酒”;《诗经植物图鉴》说:荇菜其“茎和叶均柔软滑嫩,可以供作蔬菜食用;加米煮羹(糝),是一道江南名菜。”^{[2](P17)}

(4)别名相似。荇菜、莼菜都可饲猪,因此都叫“猪蓴”;荇菜、莼菜又都叫“水葵”。

“荇菜”与“莼菜”如此相似,我们有理由认

收稿日期:2003-11-10

作者简介:黄卫星(1957-),男,江苏南通人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,主要从事逻辑学理论和应用研究。

为,若鳧喜欢食菰菜,则鳧也应该喜欢食苕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菰菜称“鳧葵”,苕菜也很可能称“鳧葵”。退一步而言,苕菜应该是鳧雁类水鸟“喜食之”水草。

肯定“鳧食苕菜”,必然要追问:鳧是“睢鸠”吗?

我们很容易在古籍中找到支持者,朱熹《诗集传》曰“睢鸠,水鸟。一名王睢。状类鳧鷖。今江淮间有之。”这是“睢鸠鳧雁说”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有句名言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李时珍认为,这里的“鹜”不是“舒鳧”——家鸭,就是“鳧”——野鸭。

当然,在古籍中也不难找到反对者,郭璞《尔雅注》释“睢鸠”云:“睢类,今江东呼之为鸚,好在江渚山边食鱼”;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云:“今鸚鸟翱翔水上,捕鱼而食,后世谓之鱼鹰……参稽众说,是睢鸠即鱼鹰矣。”这是“睢鸠鱼鹰说”。

但是,“鱼鹰说”碰到的最大挑战是:“关关睢鸠”,“关关”是鱼鹰的鸣叫声吗?骆宾基在《〈诗经·关雎〉首章新解》中说得好:“‘关关’之声,显然是扁嘴如鸭的鸣叫,今则写作‘嘎嘎’或‘呱呱!’睢类的猛禽,就没有这种鸣声了,而是‘溜溜’如笛,声锐似哨,林鸟闻声,悚然而栗,寂然不动。”^[3]其实,宋代郑樵在《通志略·昆虫草木略序》中早已指出:“凡雁鹜之类,其喙扁者,则其声关关;鸡雉之类,其喙锐者,其声鸛鸛,此天籁也。睢鸠之喙似鳧雁,故其声如是,又得水边之趣也。”^{[4](P785)}

陈振寰一定意识到了“关关”非鱼鹰鸣叫声,因此在注解《诗经》时,把“关关睢鸠,在河之洲”翻译为“咯咯叫着的一对鱼鹰,落在黄河的沙洲上”。^{[5](P2)}很可能在《诗经》前,更准确地说在《诗三百》前,《关雎》作为一首歌谣,已在民间流传,我们就称它为“《关雎》前文本”吧!在那个文本里,“睢鸠”说不定正是鹰鹞鸚鹞之类的猛禽,你听:“睢鸠!睢鸠!”像不像这类锐喙猛禽的鸣叫声?胡朴安在《诗经学》中指出:“古人命物名,大概象物声。”^{[6](P228)}因此,我们把“睢鸠鱼鹰说”和“睢鸠鳧雁说”归属于两种不同“版本”的《关雎》,它们具有历时性,而非共时性。

主张“睢鸠鱼鹰说”的李时珍,却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独立地提出了“雁有四德”:“寒则自北而南,止于衡阳,热则自南而北,归于雁门,其信也;飞则有序而前鸣后和,其礼也;失偶不再配,其节

也;夜则群宿而一奴巡警,昼则衔芦以避缙缴,其智也。”这里的“雁衔芦”,令人想到明代诗人高启为《芦雁图》题诗的故事;由诗中的“雁求鱼”意象又使人想到那首古朴的汉代乐府民歌《江南》:

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! / 鱼戏莲叶间: / 鱼戏莲叶东, / 鱼戏莲叶西, / 鱼戏莲叶南, / 鱼戏莲叶北。”闻一多在《说鱼》一文中解释道:“这里的鱼喻男,莲喻女,说鱼与莲戏,实等于说男与女戏”。“男戏女犹如鱼戏莲”,这是一个“关系比喻”,其结构如下:^[7]

〈A1,A2〉 [R] 〈B1,B2〉
 〈本体组〉 [关系相似点] 〈喻体组〉
 〈男,女〉 [戏] 〈鱼,莲〉

同理,由“鱼戏莲”——“男戏女”反观“鳧雁食鳧葵”(“睢鸠‘采’苕菜”)——“君子求淑女”,则“君子求淑女犹如睢鸠采苕菜”也是一个“关系比喻”,只是“关系相似点”呈现两极状态:偏向于本体组(君子,淑女)的关系相似点是“求”;偏向于喻体组(睢鸠,苕菜)的关系相似点是拟人化的“采”。其结构如下:

〈A1,A2〉 [R · R'] 〈B1,B2〉
 〈君子,淑女〉 [求 · 采] 〈睢鸠,苕菜〉

这样,“关关睢鸠”、“参差苕菜”,就不仅仅是“兴”,也是“比”,而且“比”重于“兴”。

(二)

《关雎》不是“简单关系比喻”,而是“复合关系比喻”,具体而言是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,即“本体组”和“喻体组”只有一对,“关系相似点”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。^[8]例如,《贞观政要》多次引用一句古训:“君,舟也。民,水也。水可以载舟,亦可以覆舟”,这就是一个典型的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:本体组为〈民,君〉;喻体组为〈水,舟〉,偏向喻体的关系相似点有两个[载,覆];省略了偏向本体的两个关系相似点[(拥护),(推翻)]。其结构如下:

〈民,君〉 [(拥护) · 载] [(推翻) · 覆] 〈水,舟〉

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的一般结构可用符号表达如下:

$$\langle A1, A2 \rangle \left[\begin{array}{l} R1 \cdot R1' \\ R2 \cdot R2' \\ \dots\dots\dots \\ Rn \cdot Rn' \end{array} \right] \langle B1, B2 \rangle$$

《关雎》作为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，其结构为：

$$\langle \text{君子, 淑女} \rangle \left[\begin{array}{l} \text{求} \cdot \text{流} \\ \text{友} \cdot \text{采} \\ \text{乐} \cdot \text{芼} \end{array} \right] \langle \text{雉鸠, 荇菜} \rangle$$

要确定《关雎》确实是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，关键在于证明：喻体组〈雉鸠，荇菜〉的关系相似点“流”——“采”——“芼”，不是一种重叠复沓关系，而是一种层层递进关系。本体组〈君子，淑女〉的关系相似点“求”——“友”——“乐”，其递进过程是显而易见的。

根据《毛传》，“流”“采”“芼”几乎为同义词：“流，求也”；“芼，择也”。清代马瑞辰在《毛诗传笺通释》中用音训方法支持《毛传》“流，求也”的解释：“瑞辰按：流、求一声之转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‘流，择也。’《释言》：‘流，求也。’择与求义正相成……四章采之，五章芼之，义与流同。”

孙玉文在《语词札记十则》一文中，也用音训方法支持《毛传》“芼，择也”的训释。孙先生从段注《说文》“芼”“毛”同源出发，进一步考证“左右芼之”之“芼”派生于“皮毛之毛”，而非“草毛之毛”。“毛，本义是皮毛的毛，平声；派生为选取毛色单纯的牲畜，读去声。”与马瑞辰不同，孙先生发现了“流”“采”“芼”之间的同中之异，从而看到了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：“如果释‘芼’为择，那么全诗就逐步深入，层次井然；二章‘左右流之’是说到处寻找荇菜；四章‘左右采之’是说到处采摘荇菜；五章‘左右芼之’是说从已经采到的荇菜中，选取合用的。”^{[9] (P123)}

《毛传》释“流”为“求”、释“芼”为“择”，常常遭到后人的非议。先说“芼”吧。清代姚际恒在《诗经通论》中云：“芼为熟义，非择义”；更早，朱熹已在《诗集传》中释“芼”为“熟而荐之也”：“彼参差之荇菜既得之，则当采择而享芼之矣”。为什么“芼为熟义”？查《说文》：“芼，艸覆蔓。从艸，毛声”；段注《说文》曰：“芼之本义是草覆蔓，故从艸毛，会意。”由此可知，芼之本义为“草毛之毛”，非“皮毛之毛”。于是，问题深化为：如何由“草覆蔓”引申出“芼为熟义”？

在《诗经》中，“芼”仅仅出现一次，《毛传》释“芼”为“择”只是孤证；《礼记》、特别是《仪礼》倒多次用“芼”字（仅《仪礼》就出现了五次），但没有一处“芼”字为“择”义。《礼记》《仪礼》中的“芼”往往与“羹”或“羹”相联系——“芼羹”、“羹芼”。“芼羹”、“羹芼”就是肉汤加蔬菜的菜羹，不同的肉汤往往需加不同的蔬菜，所谓“牛薺、羊苦、豕薇”。这里的“薺、苦、薇”就是“芼菜”，“芼菜”放入肉汤，像不像“草覆蔓”？做成了“芼羹”，“芼菜”浮于肉汤，又恰似“草覆蔓”。因此，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云：“芼犹冒也”；^{[10] (P19)} 吴小如在《说〈诗·关雎〉》一文中也谈道：“在现代汉语中，特别是北京方言，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‘芼一下’的说法。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，‘芼’之使熟，随即捞出。”^[11] 这样，我们在“草覆蔓”与“芼为熟义”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。当然，对喻体组〈雉鸠，荇菜〉而言，“左右芼之”可进一步由“熟之”引申出“食之”，正如闻一多《说鱼》所说：“以‘烹鱼’或‘吃鱼’喻合欢或结配。”

我们再来看“流”字。姚际恒反对《毛传》释“流”为“求”：“未闻‘流’之训‘求’者。”方玉润在《诗经原始》中云：“‘流’即荇菜随水而流。”朱一清则在《〈诗经〉“流”字新解》一文中分析道：《毛传》释“流”为“求”，很可能是把《关雎》预先设定为《诗经》中的重叠复沓式篇章，然后根据“左右采之”、“左右芼之”中的“采”、“芼”之“择”义，再推测出“左右流之”中的“流”为“求”义。朱先生查《诗经》全书，共见“流”字26次，没有一处作“求”解；查同时代的《尚书》，共见“流”字11次，也没有一处作“求”解。因此，“‘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’的‘流’字不作‘求’解，应依‘流’的本义作‘水流’、‘流动’（或‘荡散’）讲为是。”由此看第二章，“诗人正是以荇菜随水流动（即飘流不定）为兴，以象征淑女之不得”。^[12]

吴小如似乎觉得：释“流”为“流动”与释“流”为“求取”，并非势不两立，因此，他一方面认定“流”之训“求”比较可信，另一方面又赞同朱熹的折衷看法：“朱熹在《诗集传》则兼用‘流’字本义，认为这句是指顺着水流去择取荇菜。此说虽遭清人（如姚际恒）非议，我倒觉得朱熹的讲法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。”以朱熹“流”“芼”训释为基础，吴先生在《说〈诗·关雎〉》中，也向我们描绘

了一幅“流——采——芼”的递进关系图：“开始采时，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，顺水捞来捞去，方向无定；一似男之求女，一上来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，只能慢慢物色，宛如在水中寻求中意的苕菜。及至‘采’时，则目标已明，看准后便采到手了。既采之后，就要‘芼’它一下，使之成为可食之物，亦即是说只等婚期一到，共同生活便开始了。”

写到这里，我们与孙玉文、吴小如一样，也得到了一幅〈雉鸣，苕菜〉关系相似点“流——采——芼”的递进关系图：“左右流之，采而未得”——“左右采之，采而得之”——“左右芼之，啄而食之”。与此相对应，〈君子，淑女〉的关系相似点“求——友——乐”的递进过程则是：“寤寐求之，求之不得”——“琴瑟友之，求而亲之”——“钟鼓乐之，求而婚之”。

作为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的《关雎》，其完整结构可简要表达如下：

〈君子，淑女〉	┌	寤寐求之·采而未得	└	〈雉鸣，苕菜〉
		琴瑟友之·采而得之		
		钟鼓乐之·啄而食之		

(三)

如果把《诗经·关雎》看作为一个“X型复合关系比喻”：“君子对淑女的追求过程犹如雉鸣对苕菜的采食过程”，那么在这个比喻背后，有什么“言外之旨”呢？

2001年出版的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·〈孔子诗论〉》，有多处论及《关雎》。其中，“《关雎》以色喻于礼”的观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因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在《老子甲本后古佚书》的《五行》篇中，也有《关雎》“由色喻于礼”的说法。由于老子甲本系统不避汉高祖“邦”字讳，因此《老子甲本后古佚书》的年代下限在秦末汉初；上限则跨越秦朝为战国末年的抄本，这就与上博“战国楚竹书”的年代相距不远了。我们看到，流传于战国中晚期的“《关雎》以色喻于礼”的说法，显然也是一个关系比喻：以君子对“色”的追求来比喻君子对“礼”的追求。而我们已经证明：《关雎》是以“雉鸣对苕菜的采食”比喻“君子对淑女的追求”。综合这两个“关系比喻”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“双层关系比喻”：

〈君子，礼〉 [求] 〈君子，淑女〉 [求] 〈雉鸣，苕菜〉
〈本体组〉 [相似点] 〈喻体组〉

〈本体组〉 [相似点] 〈喻体组〉

在这个“双层关系比喻”中，〈君子，淑女〉相对于〈雉鸣，苕菜〉是〈本体组〉；相对于〈君子，礼〉是〈喻体组〉，它是这个双层关系比喻的中介。如果说“〈君子，淑女〉 [求] 〈雉鸣，苕菜〉”是《关雎》文本的“表层明喻”；那么“〈君子，礼〉 [求] 〈君子，淑女〉”就是《关雎》文本的“深层隐喻”了。

从孔子的立场而言，“《关雎》以色喻于礼”之“礼”，非“周礼”莫属，“子曰：‘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’”(《八佾》)听听曾点的志向吧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孔子听后“喟然叹曰‘吾与点也！’”(《先进》)于是，《关雎》以色喻于礼的“深层隐喻”可具体表达为：

〈君子，周礼〉 [追求] 〈君子，淑女〉

孔子的一生不正是为拯救日益衰落的“周礼”——他心目中的“理想社会”而不停地奔波吗？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倾向于欧阳修在《时世论》中所采取的立场：肯定《关雎》为周衰之作，赞同司马迁之言：“周道缺而《关雎》作”，其实，这是“三家诗”中流传最古、与诗本义“最为近之”的《鲁诗》观点。当然，这里的《关雎》之“作”，不是“原创”，应是“二度创作”。

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不止一次讲过：“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”，因为“知德者鲜矣”。(《子罕》、《卫灵公》)这与“《关雎》以色喻于礼”多么相近！两者区别在于：“周礼”是一种“理想社会”；而“好德者”是一种“理想人格”。这种“理想人格”就是《论语》中出现百余次的“君子”第一要义：“德才出众之人”。于是，《关雎》以色喻于礼的“深层隐喻”又可具体表达为：“君子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犹如君子对淑女的追求”，其结构如下：

〈君子，理想人格〉 [追求] 〈君子，淑女〉

作为一个教育家，孔子不仅以身作则，而且一再教育他的弟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“君子儒”。

行文至此，我们仿佛听到从遥远的时空传来孔子那循循善诱的声音：“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！”(《学而》、《八佾》)一种内心的激励使我们进一步思考：“理想社会”(周礼)和“理想人格”(君子儒)都可升华为“人理想”。于是，我们对《关

雎》的“深层隐喻”给出我们自己的回答:

〈君子,理想〉〔追求〕〈君子,淑女〉

追求“理想社会”,追求“理想人格”,更一般地说,追求“人生理想”,都是一个具体过程。正如君子追求淑女有“求之一友之一乐之”,雎鸠采食荇菜有“流之一采之一笔之”,我们对理想的追求也有一个“立志一奋斗一实现”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,作为“君子”必须具备:自强不息、锲而不舍的《周易》精神,“路曼曼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《离骚》精神。这种精神正是王国维所形容的那种境界: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;也正是孔子以“大水”喻君子的重要品德:“其万折必东,似意。”^{[13](P784)}

上博“战国楚竹书”对《关雎》的评论有一个关键字:“改”。我们认为,“《关雎》之改”之“改”恰有“改”与“不改”正反二义:“改”就是改变现实,实现理想,或者说“移风易俗”,而“不改”的正是君子那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。通过对《诗经·关雎》“深层隐喻”的透视,我们不正是看到了君子以“万折必东”的“不改”之心,去“改变”现实,去实现人生理想吗?以主体之“不改”追求客体之“改”,这应该就是《诗经·关雎》的“灵魂”和

“主旋律”,或者说是《诗经·关雎》的“隐合作者”之“志”吧!

参考文献:

- [1] (日)冈元凤纂辑,王承略点校解说.毛诗品物图考[M]. 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2002.
- [2] 潘富俊著,吕胜由摄影.诗经植物图鉴[M]. 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3.
- [3] 骆宾基.《诗经·关雎》首章新解——读书随笔[J]. 百花洲,1981,(1,2).
- [4] (宋)郑樵.通志略[Z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5] 陈振寰解注.诗经[Z]. 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3.
- [6] 雪克编校.胡朴安学术论著[M]. 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1998.
- [7] 黄卫星.简单比喻的逻辑结构[J]. 哲学译丛,1998,(增刊).
- [8] 黄卫星.复合比喻的逻辑结构[J]. 探索与争鸣,1999,(增刊).
- [9] 孙玉文.语词札记十则[A]. 语言学论丛(第二十一辑)[Z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8.
- [10] 徐锴.说文解字系传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7.
- [11] 吴小如.古典诗词札丛[M]. 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12] 朱一清.《诗经·关雎》“流”字新解[J]. 文学评论,1980,(6).
- [13] [汉]刘向著,王谏、王天海译注.说苑全译[Z]. 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2.

A Study of Structure of Metaphor in *Guanju* of the *Book of Songs*

HUANG Weixing

(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,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, Shanghai, 200234, China)

Abstract: *Guanju* of the *Book of Songs* is a system of metaphor. This paper proves the following points: Firstly, *Guanju* is a metaphor of relationship. Secondly, it is a complex metaphor of relationship. Specifically, it is a X-type complex metaphor of relationship. Thirdly, it is a double layer metaphor of relationship, containing both explicit simile and implicit metaphor.

Key words: *Guanju* of the *Book of Songs*, structure of metaphor, metaphor of relationship, complex metaphor, double-layer metaphor

(责任编辑:卢大中)